

A Short Story Collection of
O. Henry

欧·亨利
短篇小说

【美】欧·亨利◎著
樊薇◎译



教育部中学生文学名著必读书目

世界上最擅长讲故事的人 短篇小说巨匠风靡百年的佳作

一部“含泪带笑”的绝世经典 一部最生动、最诙谐的美国生活幽默百科全书
引人奇思妙想的问题，让你拍案惊奇的结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带给你新时代的阅读体验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A Short Story Collection of
O. Henry

欧·亨利短篇小说

【美】欧·亨利◎著 樊薇◎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 / (美) 欧·亨利著; 樊薇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46-0799-4

I. ①欧… II. ①欧… ②樊…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5889号

欧·亨利短篇小说

出版人: 田辉

作者: (美) 欧·亨利 著 樊薇 译

责任编辑: 方允仲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电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

经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监刷: 傅崇桂

开本: 32开(880mm×1230mm)

印张: 8.5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6-0799-4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 贤人的礼物 / 001
- 警察和圣歌 / 008
- 财神与爱神 / 016
- 钟摆 / 025
- 菜单上的春天 / 032
- 最后一片藤叶 / 040
- 忙碌证券经纪人的浪漫史 / 048
- 带家具的出租房 / 053
- 命运之路 / 062
- 一千美元 / 091
- 女巫的面包 / 099
- 艺术良心 / 104
- 擦亮的灯 / 113
- 伯爵和婚礼上的贵宾 / 129
- 咖啡馆里的世界主义者 / 138
- 一个未完的故事 / 146
- 埋藏的宝藏 / 155
- 哈莱姆区的悲剧 / 168
- 出租马车 / 177
- 哈格雷夫斯的两面性 / 183
- 黄雀在后 / 200
- 诗人和乡巴佬 / 217
- 市政报告 / 225
- 一个纽约人的见识 / 247
- 夤缘奇遇 / 254
- 再配混合酒 / 262

贤人的礼物

一美元八十七美分。一共就这些了。其中六十美分还是分币。这些分币都是一分两分积攒起来的。每次为了省下这点钱，黛拉都要和杂货商、菜贩子，还有肉贩子讨价还价半天，弄得面红耳赤。这样的行为给她落下了一个“吝啬鬼”的坏名声。黛拉数了三遍，还是一美元八十七美分，但是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很显然，别无他法了。黛拉只好倒在破旧的小沙发上嚎啕大哭起来。这使她产生了一些独到的感悟：生活由哭泣、微笑和抽噎三部分组成，而抽噎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

当这家的女主人渐渐平息下来，我们不妨来瞧瞧她的家吧。这是一套带家具的出租公寓，每周租金八美元。尽管现在还没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地步，但是离乞丐的境地也差不多了。

楼下的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没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铃按钮，但是世上的活人绝不会愿意去摁它。墙上还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詹姆士·迪林厄姆·扬先生”。

“迪林厄姆”这几个字是这家主人家境宽裕的时候加上去的，那时他每周能拿到三十美元。而如今，周薪已经减到二十美元了，

“迪林厄姆”这几个字也变得模糊起来，似乎它们正在考虑，是否要缩减成一个“迪”字，以此来显示谦逊呢。但是每当詹姆士·迪林厄姆·扬先生回到楼上的家中，詹姆士·迪林厄姆·扬夫人（也就是前面所谓的黛拉）就会一边叫着“吉姆”，一边把他拥入怀中。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

黛拉痛苦之后，便在脸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前，呆呆地望着灰色的后院，一只灰色的猫正在灰色的栅栏上漫步。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可是她能拿来给吉姆买礼物的钱只有一美元八十七美分。她已经积攒好几个月了，把能省下的钱都省下了，但也只有这些。一周二十美元的收入实在不经花。开支总是比她预算的要多得多。只有一美元八十七分可以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她花了好多时间在心里盘算，要给吉姆买件好礼物。这礼物要精美、珍贵，而且要纯正——一件差不多配得上吉姆的礼物。

房间的两扇窗子间有一面大穿衣镜。或许你在八美元的出租公寓里看见过这样的镜子。一个瘦长灵活的人可以通过镜子中来回扭动的影像，相当准确地获得对自己容貌的一个概念。黛拉身材苗条，早已精通这门艺术了。

突然，她在窗前一转身，站到了镜子前面。她的眼睛闪闪发光，但是不到二十秒，就徒然失色了。她立即解开她的头发，让它完全披散下来。

现在，有两件东西给詹姆士·迪林厄姆·扬夫妇带来强烈的自豪感。一件是吉姆的金表，这是他的祖父传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传给他的。另一件就是黛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起床对面

的公寓里，黛拉总有一天会把头发悬到窗外去晾干，只是为了让那位女王的珠宝和首饰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国王把他所有的珍宝都堆到地下室里，而国王本人来充当门卫，吉姆每次路过都会拿出他的金表，就为了让他吹胡子瞪眼。

黛拉的头发绕着她垂下，层层地涟漪，熠熠生光，恰似一道棕色的瀑布。头发垂到膝盖，对她来说简直就像一件长袍。随后她神经质地快速将头发挽了起来。她踌躇了一会儿，然后站定，不经意间，一两滴眼泪溅在了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一件棕色的旧外套，戴上一顶棕色的旧帽子，裙子一摆，飞快地出门下楼，来到了大街上，眼睛里还闪烁着星星泪光。

她在一个招牌前停了下来，上面写着“索弗罗妮夫人——专营各种头发制品”。黛拉飞奔上了楼梯，稍稍镇定下来，还喘着气。那位肥胖的夫人实在太白了，冷若冰霜，跟索弗罗妮的雅号一点都不相称。

“你愿意买我的头发吗？”黛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摘掉帽子，让我瞧瞧你头发的成色。”

棕色的头发如瀑布般倾泻而下。

“二十美元。”夫人说，用手熟练地托起头发。

“快给我钱。”黛拉说。

啊！之后的两个小时就像长了玫红色的翅膀，飞逝而去。别去理会这些词不达意的比喻吧，而她正在各个商店搜寻给吉姆的礼物呢。

她终于找到了。它真是为吉姆量身定制的。她已经找遍了其

他所有的店铺，还没见到像这个这么合适的。这是一条白金的手表链，款式简单大方，没有过多的装饰——正如所有好东西一样，依靠本身上乘的质地取胜。它正好与那块金表相匹配。她一看到它就知道，这非吉姆莫属。她花了二十一美元买下了那条表链，带着剩下的八十七美分匆匆回家了。配上这条表链，吉姆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时间了。尽管那块金表很昂贵，但用的是破旧的皮表带充当表链，他有时会偷偷瞟上一眼。

当黛拉回到家后，从陶醉中清醒了些，变得审慎理智起来。她取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开始修补因为爱情和慷慨而带来的损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亲爱的朋友们，巨大的任务啊。

不出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绺绺的小发卷，使她活像一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在镜子前站了许久，用挑剔的眼光看着她在镜中的样子。

“吉姆看见不把我杀了才怪呢，”她自言自语道，“他肯定会说我像个科尼岛上歌剧合唱队里的姑娘。但是我又有有什么办法呢。啊！一美元八十七美分又能做什么呢？”

到七点钟，咖啡煮好了，火炉上的煎锅也烤热了，准备煎牛排。

吉姆一向准时回家。黛拉将白金表链叠成两段放在手中，坐在靠近门的桌角上，吉姆总是从这道门进屋。随后她听到他开始上楼的脚步声，有一会儿她脸色煞白。她有个习惯，要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默默祈祷，现在她小声说着：“主啊，请让他觉得我依然漂亮吧。”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带上了门。他看起来瘦而庄重。可怜的人，他只有仅仅二十二岁，却要负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他需

要一件新外套，而且没有手套。

吉姆站在门内，一动不动，像是猎狗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黛拉，眼中浮现出一种黛拉无法明白的神情，这种神情使她感到害怕。这不是生气，不是惊讶，也不是指责，不是恐惧，不是她预料中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是带着这种神情直直地盯着她。

黛拉绕过桌子，向他走去。

“吉姆，亲爱的，”她叫道，“不要那样看着我。我把头发剪了卖掉了，是因为我不能不在圣诞节送你一份礼物。头发很快就会长出来的，你不会介意吧？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的头发长得特别快。吉姆，说‘圣诞快乐’吧，让我们高高兴兴的。你一定不知道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多么精美漂亮的礼物。”

“你把你的头发剪掉了？”吉姆费力地问道，似乎经过苦苦的思考，他也未能明白这个明摆着的事实。

“剪掉卖了。”黛拉说，“无论如何，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没有了头发，我也还是我，是不是？”

吉姆神情古怪，四下张望着。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他带着一种近乎愚蠢的口吻说。

“你不要找了。”黛拉说，“我已经把它卖了，我跟你讲——卖了，没有了。今晚是平安夜，亲爱的。好好地对我，为了你，我才卖掉它的。”她的语气忽然变得认真而温柔，“就算我的头发能数清，也没人能数清我对你的爱。我现在开始煎牛排好吗，吉姆？”

吉姆仿佛一下子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他拥抱了黛拉。让我们

用十秒钟的时间，从另一个方面谨慎地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八美元一星期的房租和一百万美元一年的房租，比较起来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和智者都会给出错误的回答。《圣经》里的三位贤人给圣婴带来的礼物中，并没有这件礼物。这种含糊的观念将在下文中说明。

吉姆从外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包，把它放在了桌子上。

“不要误会我，黛儿。”他说，“我想，无论是剪头发，修头发，或是洗头发，都不能消减我对你的爱的一丝一毫。但是如果你打开那个包，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刚才我会有那样的表情。”

白皙的手指灵活地拆开包装带和包装纸，接着发出一声狂喜的叫声，但是而后，唉，又变成了女人歇斯底里的哭声和悲叹，使得这家的男主人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安慰她。

原来，摆在那儿的是梳子——一整套的梳子，插在两鬓的，插在脑后的，它们原先成列在百老汇的橱窗里，黛拉已经羡慕好久了。漂亮的梳子，纯玳瑁壳制成的，边上还镶着珠宝——颜色正好与失去的头发相匹配。她还知道这是一套昂贵的梳子，她只在心中羡慕，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拥有它们。现在这些梳子是她的了，但是想用这梦寐以求的梳子装饰的头发已经不复存在了。

可她还是把梳子抱在胸前，最后双眼黯淡却面带笑容地抬起头说：“吉姆，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

然后黛拉像只被烫着的小猫一样跳了起来，叫道：“啊！对了！”

吉姆还没见到那件漂亮的礼物呢。她把它摊在手掌中，急切地伸到他面前。那暗淡的金属似乎闪耀着她愉快热烈的感情。

“你不觉得它很好吗，吉姆？我翻遍全城才找到的。现在，你可以每天都看上一百遍了。把你的表给我，我想看看把它装在表上有多漂亮。”

吉姆没有照她说的做，而是躺在了沙发上，把手枕在脑后微笑。

“黛儿，”他说，“我们把圣诞礼物收起来，暂时保留着吧。它们太好了，只是现在用不着。我变卖了金表，给你买了梳子。现在你该煎牛排了吧。”

正如你所知，《圣经》中的三位贤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给圣婴带去了礼物。他们始创了赠送圣诞礼物的习俗。因为他们是最聪明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的，如果礼物重复了，可能还有调换的权利。在此，我的拙笔向读者叙述了居住在一间公寓中的两个愚笨的孩子的平凡记录，他们愚笨地为了对方献出了家中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我要向当今的聪明人提醒一句，老实说，在所有赠送礼物的人当中，这两位才是最聪明的人。在所有接受礼物的人当中，这两位也是最聪明的人。无论在何处，他们都是聪明的。这就是圣贤。

警察和圣歌

苏比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浑身不自在。当大雁在夜空高声长鸣时，当缺少海豹皮外套的女人对丈夫倍加体贴时，当苏比在公园的长凳上睡得不安稳时，你也许知道，冬天已经近在咫尺了。

一片干枯的叶子飘落在苏比的膝盖上。那是严寒先生递上的名片。他对麦迪逊广场的常客很友善，每年来之前，都要给出适当的提醒。在十字街头，他把名片交给露天大厦的听差——朔风，好让那里的居民们做好准备。

苏比心里明白，是时候成立个人财政委员会了，以便抵御即将来临的严寒，因此他在长凳上睡不踏实了。

苏比对过冬的奢望并不高。他没有期望去地中海航游，也没想过陶醉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南方天空中，或是去维苏威海湾玩漂流。他渴求的只是在布莱克威尔岛上去住上三个月。对苏比来说，过三个月不愁食宿，有意气相投的人陪伴，免于朔风和警察打扰的生活，这似乎就是他所有的愿望。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威尔监狱一直是他冬季的寓所。正如同他幸运的纽约人，每年冬季都会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度假一

样，苏比也要每年都准备逃往岛上。前一天晚上，苏比睡在了古老的广场喷泉旁边的长凳上，他用了三叠厚厚的星期日报纸，分别垫在外套里、裹住脚踝、盖住大腿，但是也没能抵御寒冷的侵袭。于是，那个岛适时地浮现在了苏比的脑海里。他鄙视那些以慈善的名义为城市中无依无靠的人所提供的救济。在苏比看来，法律比慈善机构更仁慈。这里处处都是公共机构，无论是市政的还是慈善组织的，只要他想去申请，他都可以获得符合简单生活标准的食宿。但是对于苏比这样的一位自高自大的人来说，这种馈赠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从慈善机构得到的任何恩惠，你不必破费分文，但都必须用精神上的耻辱来偿还。正如有了凯撒，就有布鲁图一样，凡事有得必有失。你想睡在慈善机构提供的床上，你就必须先洗澡；你想吃慈善机构供给的面包，你就必须接受对你个人隐私的盘问。因此，倒不如当法律的宾客。虽说法律照章办事，毫不徇私，但不会无故干预绅士的私事。

苏比下定决心要去岛上了，随即开始着手实现他的愿望。要实现这个愿望，实在易如反掌。最称心如意的方法就是去高级的餐厅美餐一顿，酒足饭饱后，宣称自己无力买单，然后不声不响地被交给警察，剩下的事自会有乐于助人的地方法官接手去做。

苏比离开长凳，溜达出了广场，穿过平坦的柏油马路，百老汇和第五大街在此处交汇。他转入百老汇大街，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餐馆前停下了。这里夜夜笙歌，汇聚了顶级葡萄酒、穿着华丽的贵人和人类的精英。

对自己马甲最底下的一个纽扣往上的部分，苏比还是很有信心

的。他刚刮过脸，外衣还算体面，系着整洁的黑色领结，这是感恩节的时候教会的一位女士送给他的。要是他能够靠近桌子而不引起他人怀疑，那么就胜利在握了，露出桌面以上的上半身绝不会使服务生心生疑惑。苏比心想，一只烤鸭就足够了，再来一瓶夏布利酒，来点卡门贝浓味奶酪、一小杯咖啡和一只雪茄烟。一美元一只的雪茄就足够了。这样的话总价就不会太高，不至于招致饭店管理人员恶狠狠的报复。鸭肉肯定能填饱他的肚子，让他高高兴兴地踏上去往冬季避难所的旅途。

但是当苏比一踏进饭店的大门，侍者领班的目光就落在了他那磨烂了的裤子和破烂的鞋子上。一双强有力的手把他敏捷地转了过来，悄无声息地把他推到了人行道上，从而扭转了那只险遭厄运的野鸭的命运。

苏比离开了百老汇大街。看来，美食不是一条能使他去往梦想岛屿的途径，他必须另寻他法进入监狱。

在第六大街的拐角处，一家商店的橱窗十分引人注目。玻璃后面的物品在灯光下成列得非常精巧。苏比捡起一块鹅卵石，猛地砸向了玻璃。许多人跟着一个警察跑向街角处。苏比把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地站着，微笑着盯着警察制服上的铜纽扣。

“干这事的人上哪去了？”警察激动地问。

“你没觉得我跟这事有关吗？”苏比说，带着一点讽刺，像是交了好运一样，态度温和。

警察心里根本没打算怀疑苏比。打碎玻璃的人绝不会呆着现场，等着和法律的宠臣聊天的，一定早就逃之夭夭了。警察看到半

街区以外有个人跑着去打车，他随即取出警棍就追了上去。苏比心中十分愤慨，两次都失败了，他只好独自闲荡着走开。

街对面有一家没什么装饰的普通餐馆，这里招待一些胃口大钱包小的顾客。店里的餐具粗糙，气氛浓厚，但是汤汁和纸巾却很稀薄。苏比走了进去，脱下了那双引人非议的鞋子和容易暴露身份的裤子，没有遭到任何诘难。他坐下来，吃了牛排、煎饼、炸面包圈和馅饼。然后，他告诉了侍者实情，他与钱财无缘，已是身无分文。

“现在，赶快去叫警察吧，”苏比说，“别让大爷久等。”

“对付你，用不着叫警察，”侍者说，声音像奶油一样油腻，眼睛像曼哈顿鸡尾酒里的樱桃一样猩红，“喂，阿康！”

两个侍者架起苏比，干净利落地把他扔在了硬邦邦的人行道上，左耳朵摩擦着粗糙的地面。他像木匠打开的曲尺一样，一节一节地支撑起来，然后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看来被拘捕只是一个玫瑰色的美梦，那座岛离他实在太远太远了。两家门面以外的药店前，一个警察看到这情景，大笑着走开了。

苏比走了五个街区，他又鼓起勇气去找机会被逮捕。这次的机会十分难得，他以为会十拿九稳。一位衣着端庄相貌动人的年轻女人站在一个橱窗前，兴致勃勃地看着橱窗里成列的刮胡子用的水杯和墨水台，而在两码以外，一个身材魁梧的警察靠着一个消防栓站着，神情严肃。

苏比打算扮成一个卑鄙无耻、调戏妇女的流氓角色。下手的对象外表优雅脱俗，尽职的警察又在附近，这给了他很大的勇气，他相信不久就会感受到被警察抓住双臂的愉悦，而他也能去整洁宜人

的小岛上过冬了。

苏比理了理教会的女士送的领结，把缩进去的袖口拉到了外面，又把帽子调整到一个迷人的角度，然后侧身靠近那个女人。他先是向她抛媚眼，然后又突然咳嗽几声，清了清嗓子，嬉皮笑脸，厚颜无耻地摆出了一副好色之徒的流氓样子。苏比斜眼瞄到，警察正死死地盯着他。那个年轻的女人移了几步，然后又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个刮胡子用的水杯。苏比跟上去，大胆地走到她的身边，举起帽子对她说：

“啊哈，美人儿，你不想去我家的院子里玩玩吗？”

警察一直盯着他。只消遭到骚扰的年轻女人做个手势，苏比几乎就能走向他的岛国天堂了，他已经在想象警察局里那温暖舒适的感觉了。不料，年轻女人面对着他，伸出手抓住了苏比的外套。

“好啊，麦克，”她高兴地说，“但是你得给我买杯啤酒。要不是那警察一直盯着，我早就想跟你说话了。”

年轻女人依偎着他，就像常青藤缠着橡树一样。他们一起从警察身边走过，苏比心里无比沮丧。似乎他命中注定是个自由人。

在下一个拐角处，他甩开了那个女人，撒腿跑掉了。他在一个街区停了下来，这里夜晚会有最明亮的街道、最轻松的心情、最轻率的誓言和最轻快的歌剧。身着毛皮大衣的女人们和穿着厚大衣的男人们，顶着寒冷，步履欢快。苏比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也许他陷入了某种可怕的魔法，使他免遭逮捕，这种想法给他带来一阵恐慌。但是当看到一个警察在灯火辉煌的剧院门前大摇大摆地巡逻时，他立即抓到了“扰乱治安”这根救命稻草。

苏比在人行道上用最尖利的声音大喊大叫，像醉汉一样胡言乱语。他手舞足蹈，破口大骂，要闹个天翻地覆。

警察挥舞这警棍，背对着苏比，对一个市民说：

“这是耶鲁大学的家伙在庆祝胜利，他们与哈特福德学院赛球，给对方吃了个鸭蛋。这确实有点吵，但是不要紧。我们已经得到指示，让他们闹去。”

苏比十分沮丧，停止了无谓的喧闹。难道永远也没有一个警察会抓他吗？在他的想象中，那座小岛似乎是永远到不了的世外桃源。他扣紧薄外套的纽扣来抵御寒风。

苏比看到一家雪茄烟店里一个衣着光鲜的人正对着摇曳的火点雪茄。进门时，他把绸伞放在了门口。苏比走进去，拿起绸伞，慢悠悠地踱出去。那个点烟的人赶紧追了出来。

“那是我的伞！”他厉声说道。

“哦，是吗？”苏比冷笑道，在偷窃罪上面又加了侮辱罪。

“那你怎么不叫警察啊？我就要拿走你的伞！你为什么不叫警察呢？那个街角就站在一位。”

伞主人放慢了脚步，苏比也跟着慢了下来。他有种预感，命运又会再次跟他作对。警察好奇地看着他们俩。

“当然啦，”伞主人说：“这事——嗯，你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如果这是你的伞，我请求得到你的原谅——我是今天早上在一家餐馆前捡到的——如果你认出是你的伞，哎呀——我希望你——”

“它当然是我的！”苏比不怀好意地说。